

【究惑】大考官的礼物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912942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9129423>.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ho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全球高考 - 木苏里 Quán Qiú Gāo Kǎo - Mù Sū Lǐ
Relationship:	秦究/游惑
Character:	秦究 游惑
Additional Tags:	蒙眼play
Stats:	Published: 2022-05-21 Words: 6315

【究惑】大考官的礼物

by [Csedoria](#)

Summary

520快乐，含有微量狄闻元素。

游惑不算是个有仪式感的人。他对人对事的关注度都很低，对情感的感知与反馈更是缓慢，曾经于闻还会吐槽他哥叫做“长弧怪”。当然，只敢背地里偷偷叫叫，在游惑面前他还是没那个胆的。以至于当他把这件事跟狄黎提及的时候，他的手机被对方的“哈哈哈”表情包刷了满屏。

不过狄黎也同意于闻的观点。作为少数能算得上和两位大佬共同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小人物，他们都很清楚秦究游惑之间的亲密。但对这段感情的主动权在谁手里，他们俩各有见解。于闻认为，他哥和秦哥，那就是强强联手，相互包容的绝美爱情。狄黎却觉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游惑就算再怎么恋爱，还能从眼风扫过去就能冻人的高岭之花变成每天冒着粉红色泡泡的恋爱脑？

必不可能。

然后得到了来自遥远哈尔滨的于闻的一个表情包。

关爱智障儿童jpg。

看到这个表情包的同时，狄黎气得就差当即摔手机。他一个高材生，还能比不上那个靠运气的二货？这下谁也不让谁，既然谁都没有办法说服彼此，那就只能让事实说话了。

正巧520将近，他们俩就围绕着游惑打了个赌。

赌游惑会不会主动约秦究去过节。

于闻本就比较狄黎知道得更多些，也更直观地感受过自家表哥对秦究的纵容程度。而且因为系统内千篇一律，不记日子，出了系统以后，秦究就跟游惑约定，要把以后的每一个520都

当做恋爱关系纪念日来过。那个时候，他还是见证人呢。

所以520可不像狄黎以为的那么简单。这次的赌局，他赢定了。于闻有些得意地想。

但他显然过早乐观了。眼看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距离520也越来越近，于闻从一开始的淡定到后来逐渐坐不住，开始频频暗示他哥520马上到了。从一开始的自拍以商家520宣传做背景，到分享网易云热评为共度520的甜蜜恋爱歌曲，再到直接发淘宝链接问游惑520送什么礼物给亲近的人。

于闻为秦究游惑二人的520操碎了心。但很可惜，这些消息一并石沉大海，被他哥冷酷屏蔽了。而作为敌方的狄黎自然也多方迂回打探消息，对于闻的囧状有所耳闻。所以520那天凌晨，这才零点刚过，他就发了消息前来慰问。

——怎么样？要不要趁早认输？这样还有得挑喔。

这回换于闻气得要摔手机了。

狄黎的大学马上要办百年校园祭，是完全对外开放的，每个班级会有对应的活动安排。而狄黎所在的班级，他们的主题是反串女仆咖啡屋。

所以他们的赌注就是，穿女仆咖啡屋的女仆装。如果狄黎输了，于闻去狄黎的大学玩，顺便欣赏狄黎的女装，机票钱还是狄黎报销；而如果于闻输了，于闻就要自掏腰包，顶替狄黎去反串。

对于闻来说，这可是赌上男人的尊严问题。

所以他大着胆子，冒死在凌晨，给他哥弹了一个微信通讯，想借机探探口风。但可惜的是，这通决定着他生死的通讯，夭折在半路。机械铃声刚刚响了三秒，就“啪”地一声，被对方无情拒绝。于闻捂住胸口倒在床上，感觉人生无望。那一腔热情，此生最高的演技，完全错付了。

就在这时，他的微信提示响起了。于闻连忙拿过一看，是来自游惑的信息。

——有事？

于闻盯着这两个字瞅了半晌，下意识摒弃了心下的怪异情绪，两手联动啪啪啪地敲击键盘，跟他哥诉苦。

——哥，江湖救急！！

——嗯？

那当然是求你去找秦哥主动……

打到一半的于闻理智回笼，收了手。要是被他哥知道他拿他们跟狄黎打赌，他会不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于是小心翼翼地换了个说话。

——不是，就是……想问问你们520有什么安排？

——在家休息。你问这个做什么？

于闻看到这句话，立马哽了一下。他又不好提醒得太明显，只能拐着弯地拉着狄黎下水，编个谎话。

——这不是520了吗，我想约狄黎出来玩。但是又不知道要去哪，就找你们参考参考。

——我记得你跟狄黎不住一个省吧？

——我飞过去找他，算过时间了，刚好够玩个下午加晚上！

——勇气可嘉啊。

于闻盯着这句话看了半晌，总算品出了点不对味。这语气……怎么看怎么像——

——秦哥？？

——嗯哼

于闻脸绿了一下。

——我哥呢？

秦究收到了消息，偏头看向了靠在他肩膀上睡觉的游惑。

车上的灯光昏黄，映在他半边侧脸，让游惑一半沐浴在光下，一半藏在阴影里。不过阴影的那一片，又恰好连着秦究。

秦究勾了勾嘴角，灯光下散漫又深沉的眼里染上了几分温柔。他把手机搁在双腿上，又低头重新摆弄了一下游惑手腕上系着的红丝带。

白色的手腕在红色的衬托下越发炫目，秦究一边欣赏着他家大考官的美色，一边勾着丝带尾端卷了卷，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又笑了一声，然后才重新捏起游惑的手机。对着熄灭的屏幕指纹解锁后，单手敲着屏幕键盘，慢条斯理地给对面回信。

——他在睡觉。

于闻：……

好吧，其实这的确是他哥一贯的风格。而且比起游惑来说，秦哥明显更好说话一点。于是他又重整旗鼓，再次发问。

——秦哥，你们真不打算过520？

——我们还在车上。大考官太累了，明天让他好好休息。

——我记得当时你们不是还定了今天为恋爱纪念日的吗？

——是确定了，不过后来取消了。

——为什么？？？

——这是秘密。

于闻的脸在这样你来我往的对话里逐渐变得绿汪汪。他再想问点什么，那边却突然没了回信。

游惑醒了。

浅色的眼眸还带着些未醒的迷茫，他下意识扫视了一圈，在对上秦究的瞬间，极轻地眨了一下眼睛，然后才沙哑着嗓音问：“我睡着了？”

“嗯。”秦究将绕卷的丝带一点一点缠上了游惑的指骨，修剪圆润的指甲贴着丝带似有若无划过游惑的指侧的嫩肉。

游惑颤了颤眼皮，手指也配合着一蜷一蜷的，最后没了耐心，索性掌握主权，反向一把抓住了那只不老实的手。他往前排扫了一眼，没人。又往外面看了一眼，是他家。不用想也知道，他家估计早就到了，只是秦究一直没叫他。至于说送他们的高齐和闻远，估计早就被支走了。

“下车。”说着，游惑就拉开了车门。但却被秦究拉住了。

“大考官，你抓犯人呢？”秦究的眉眼懒散，他举了举被游惑扣着的手腕，半是主动地把自己送上去，挨着他坐，“都铐着我了，我要怎么走啊？”

游惑的脸木了一瞬。如果不是秦究受伤了，他一定会选择现在给他一脚。于是游惑没说话，只是改抓为扣，攥着秦究一起从他那头的车门下来，两人又同连体婴似的进了家门。

进屋以后，游惑难得主动包揽了收拾的工作，让秦究先去洗澡，“注意避着点伤口。”

秦究极轻地哼笑了一声。他的外套早就脱了挂在衣架上，现在身上只剩一件领口半开的衬衫。秦究就这样直接地半靠在浴室门边，任由衬衫领口勾勒出令人无限遐想的曲线。走廊的门灯映在他白皙的肤色上，如同涂上了一层蜜。他的话轻声细语，又像带着无数的钩子，“那大考官要不要全程陪同监督一下？”

说得就好像是全程监考一样清白。

事实上，他们也不是没有在浴室里做过。或者说，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秦究都很喜欢在浴室里弄他。不算大的空间堆满了缭绕的蒸汽，把玻璃的能见度降到最低，但又足够近在咫尺的两个人看清彼此的情动。

秦究爱极了他的大考官露出情难自制的模样。

于是秦究又滚出了一声笑，而与此相对的，游惑的脸更瘫了。

“滚去洗澡。”

浴室的门被游惑从外面拍上，也阻隔了秦究的笑声。

说是要整理收拾，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家里空空荡荡，活像几年没人住一样。游惑换下衣服回到房间，顺手扯下了手腕上碍事的红丝带随手扔在了床头，然后拿过刚刚被秦究一起放在床头的手机，解锁后就看到于闻的聊天记录。原本打算去叮咚买菜的他，果断发了消息丢过去。

——早上11点前帮我买两包菜送到我家，蔬菜和肉都要。

——还要牛排。

紧接着一个1000的大红包甩过去，游惑就没再看手机。也不管那边叮叮咚咚乱跳消息的手机，让于闻的好奇心攀升到极致。但他哥的嘴于闻反正是撬不动的，几条没回，也就只能作罢，还了游惑一个清净。没一会儿秦究就出来了，换了游惑进去洗。

游惑出来的时候，秦究正躺在床上翻游惑的手机，看到游惑来了，还主动把屏幕翻转给他看之前于闻分享的东西。“我发现你弟的确挺有意思的。”

游惑刚刚爬上床躺好，闻言眼皮一撩，“嗯”了一声。

秦究放下了手机，侧过身主动环上了游惑精瘦的腰。清浅的呼吸洒在耳廓，弄得游惑有些痒。然后他就听见了秦究低沉的声音。“我很感谢他，也很羡慕他。”

感谢他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让你不再孤独。

羡慕他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缓解你的压力。

游惑的眼睫颤动，他侧过身，与秦究四目相对。就在秦究以为，游惑要说点什么的时候，他忽然转开了视线。

然后下一秒，他就这么被游惑板正了身子，从原有的侧拥变成了平躺。

并且，游惑正胯着双腿骑在他的身上。

这样处于下风的姿势，让秦究变得很被动。如果是别人，他早就一拳招呼过去了，但在他的身上不是别人，是他的大考官。所以秦究有无限的耐心去包容他，等待着他要做些什么。

游惑抿起唇。明明他才是居高临下的那一个，但对上秦究带笑的眼，他就觉得有些臊。不过游惑是谁，他很快调整了表情，一如既往的寡淡。如果把他身上这件简单的灰色睡衣换成监考官制服，那就和系统里那个冷酷无情、居高临下的大考官一模一样。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色厉内荏。当然，这一点，只有秦究知道。所以他想同当初一样，给那位高高在上、浑身尖刺的人一个吻。只是他刚刚抬起手臂，就被游惑毫不留情地拍开。

“嫌伤口好得太快了？”游惑刚刚从浴室里出来，被谁泡过的手指湿热又柔软。指腹贴在他肩头的伤口处轻轻摩挲。

秦究的身体微微颤了颤，身体下意识绷紧成一条直线。那里的伤口已经结痂有一段时间了，当时秦究闪得快，避开了要害，伤势不重。加上又被游惑养了几天，除了不能使力、有些行动不便之外，也就没什么别的问题了。现在被游惑抚过，倒是无端生了些痒，比结痂时还要难忍些。

“大考官，你的行为会让我觉得，伤口好得还不够快。”秦究的语气里满是遗憾，他的手却又一次抬起，在了游惑的后腰上游走。指尖点着左侧腰窝的位置画圈，秦究笑得像是偷腥的猫。

对彼此的身体早已熟识，什么地方最能挑起大考官的情欲，他也再清楚不过。

游惑软了腰，手掌却下意识挪开，避免碰到秦究的伤口。他的眉眼染上了几分不耐，长臂一伸，就摘了今天回程时秦究闲着无聊给他手腕上绑着的红丝带。那双卷皮绳打结轻车熟路的手握上柔软丝带的瞬间，冷硬的指节仿佛都被丝带绕着化柔。

在房内灯光的映衬下，红与白的交织，更是一种别样的美感。

这一点，他早在车上将丝带卷上游惑手指的时候，就已经幻想过了。不过没想到，真人做起来，对他的诱惑力简直致命。

“大考官，我又犯了什么错，又要捆我？”

秦究的喉结滚了滚，如鹰一般的眸盯上了游惑，哪怕他的声音再轻描淡写，也不能掩盖他藏在眼里的欲望。

游惑冷哼一声，挑起丝带就往秦究的眼睛上捆，“不听指挥，擅自行动。秦队真是以身作则的‘好榜样’。”

他的语气是一如既往的冷淡夹着嘲讽，但秦究早就练出了从中解读真实意味的本领。他知道他的大考官在生气、在担忧，而他必须要做点什么，来安抚对方的情绪。

所以秦究毫无挣扎，就这么由着游惑系上了红丝带，又由着他那双能极为有力的手在自己的身上肆意点火。红丝带阻隔视线的作用并不好，秦究还能朦胧瞧见一点轮廓。而在视觉变得模糊之后，听觉与触觉又开始变得敏锐。

朦朦胧胧的视线，窸窸窣窣的声音。秦究并未扣紧的睡衣在短短几秒间被解开，肌肤裸露在外，与冷空气接触后，又冒出了点细微的鸡皮疙瘩。

秦究试探性伸出手，贴着侧腰往上摸，就碰到了游惑光洁的肌肤。只是下一秒，就被游惑毫不留情地拍掉了手。但对方明显变化的呼吸频率与作用在他身上略显不耐烦的嗫咬，让秦究的心情变得很好。他有预感，这会是一场极有意思的“惩罚”。

游惑不让他动，他也就真的不动了，干脆享受起这场难得体验。毕竟大考官主动的机会，可不算多。他得抓紧机会。要是可以录下来的话……

藏在红丝带后的眼睛眯了眯，随即这个想法就被秦究抛到了脑后。哪怕再心动，他也不会容许任何会威胁到游惑的东西是由他亲手制造。为此，他宁愿克制自己的欲望，为自己套上枷锁。

游惑对秦究的混蛋想法浑然不知，此时他的两条腿夹着秦究的腰，用胯就贴着对方身下的隆起磨蹭。他们的睡衣是统一采购的，一个黑灰色，一个灰蓝色，可以算是情侣睡衣。而这套睡衣的优点就是——足够轻薄透气。

所以此刻，即便他们身下的衣物并未除去一件，两相厮磨的快感也并未削弱半分。相反，过于安静的房间里，因为布料的摩擦，更带起了一些暧昧的响动。游惑俯下身，学着秦究以往每一次在他受伤痊愈后都会做的那样，在秦究肩膀的伤处落下亲吻，好像通过这样，两个人就能通感，感知到彼此曾经遭受过的痛苦。

柔软的触感带着些沐浴后的水汽，让刚刚长好新肉的伤口生出些微的痒。秦究几不可察地闷哼了一声，又沉又哑，就像他洗澡前靠在门前说话时声音里带的钩子一样。不，应该说比那个时候还要勾人。

游惑轻哼一声，舌尖舔过秦究的胸膛，一路上，透明的津液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湿痕，让秦究看起来糜烂又色情。

秦究向来是个和游惑一样掌控全场的家伙，这样被动的姿态他一时间还有些不适应，最起码他总会不自觉地弓起身迎合游惑，然后被游惑的两条腿卡着腰禁锢回去的同时，身下那根逐渐硬挺的性器就会擦过游惑的欲望。

然后他们彼此都会发出一些低喘，混在一起就像是绝佳的催情剂，撩动着彼此的理智。

事到如今，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惩罚谁，但他们一个人也不好过。

秦究的睡裤上已经洩出一滩深色痕迹，明显是极尽撩拨后情动的反应。他的双手没被束缚，但每一次试图掌控主权，都会被游惑压制。

嗯……以一种更为磨人的办法，论威力，比武力更恐怖。

因此，主动权还是被游惑牢牢握在手里。但游惑在情事上并不熟练，又或者说，他对主动这件事并不擅长。他褪下了他们两人的长裤，彼此的欲望相贴着摩擦。然后他就得面对，自己扩张这件事。

事情并不如他想象地那般顺利，最起码他把手指填入自己身后的时候，明明知道秦究看不见，那种强烈的羞耻感也让他的脚趾绷紧到极致。而这还不是更困难的，理智告诉他要放松，但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注定了聚少离多，之前又刚刚完成任务，许久没做的生涩与狭窄让他更是不得章法。指节胡乱地在体内进出，一边弓着腰，用手圈着他和秦究的龟头摩

擦，欲望在堆积，却迟迟得不到发泄，这种感觉几乎要把人逼疯。

这一点，哪怕是游惑这样的强人也不例外。

秦究自然知道游惑在做什么，细微的水声与插动声根本没有办法逃过他的耳朵。他有些可惜地“啧”了一声，然后被游惑夹腰收拾了一通后，这样提议。“大考官，要不……考虑让我动动？不然都不知道……这是在惩罚谁了。”

最后几个字秦究念得缱绻，为游惑布满红晕的脸又添了几分热度。他克制地收住呼吸，从牙缝里挤了两个字丢回去。“……闭、嘴。”

然后似乎是为了证明用不着他，在越发潦草的扩张后，游惑就扶着秦究的欲望一坐到底。

在火热柱身填满甬道的瞬间，他们二人都发出了一声喟叹。

“大考官，嗯、你……”

“呼、安、安静……”

游惑撑在秦究的身体两侧，他压低重心，极好的体力足够支撑他在这样的活动中保持稳定的频率，但他却不能控制身体不因为敏感点被碾压而战栗。骑乘的姿势进得极深，抽出的瞬间带起软肉的蠕动，又顺着重心习惯性地下沉而吞得极狠。巨大的消耗让他没过多久呼吸开始变得急促，额头滑下的汗沿着脸廓淌下，然后滴在秦究的胸口，和刚刚亲吻落下的水痕混在一起，不辨彼此。

秦究看不到游惑的神色，但他能分辨游惑逐渐变得迟缓的动作。每一次坐下时他大腿根部肌肉的颤抖，还有比起其他时候更加粗重的呼吸。他知道游惑向来喜欢逞强，这一次恐怕也不例外。所以他趁着游惑无暇顾及，腾出手悄悄地往上挪，用拇指勾着红色丝带往上一扯，顺利重见光明。

视线一时间还未适应突如其来的光亮，秦究就被眼前的香艳景色晃得差点缴械投降。他的大考官脸颊绯红、双眼迷蒙，一张漂亮的红唇染上水痕后透着清亮的色泽，敞开的睡衣衣摆上沾满了各种暗色水痕，正随着他的起伏微微晃动。而偏偏就是这样极致的情色下，游惑又保有他特有的克制和隐忍，让他看起来就像是清晨诱人采撷的蔷薇。

带刺，却上瘾。

秦究的小腹绷紧，他的声音里透着情欲的暗哑，念着他心爱的人，“亲爱的，劳驾……低个头。”

“你……”

在游惑闻声垂首的瞬间，他缠着红丝带的手沿着游惑撑在床单的手臂往上，一把扣着他的手把游惑带到了怀里。

裹着强烈爱意与占有欲的吻袭上了游惑，不由分说地搅动他口腔的甘甜，势要与他与对方一同共舞。

秦究的手臂圈着游惑的腰，不给他丝毫拒绝的空间，就着这个深度，一下比一下凶地顶着他的爱人，与他一起攀上巅峰。

游惑喘着气，力竭靠在秦究的胸膛。他们两人的心跳都太快了，仿佛下一刻就会立刻脱离身体，奔向彼此。

秦究呼出一口气，笑着伸手往上，一点点挤入游惑的手指间，直到十指交扣。而那根旖旎

的红丝带被他们压在扣紧的手指里。两端虚虚地缠绕在他们的手腕上，就好像是月老的红绳。

等睡醒以后，就是日上三竿了。还是于闻点菜的外送小哥的电话把秦究吵醒了，这才把两人给叫起来。游惑自觉拎着大包小包进厨房了，给秦究留下一个背影。

而没有得到回复的于闻小同志，就转而摸索到了他秦哥那儿。

——秦哥，凌晨了我哥让我给你们订菜，是打算给你做菜当礼物吗？！

收到消息的秦究窝在沙发里，两条长腿一架，盯着在厨房里忙活的游惑欣赏了片刻，才慢吞吞敲着手机回复。

——大概是吧。不过来自大考官的520礼物，我已经收到了。

——是什么是什么？？？

——秘密。

秦究摸了摸肩侧的伤口，笑得一脸餍足。

这次的伤，受得还挺值。

对另一边的于闻来说，这也是个好消息。他火速截图跟秦究的聊天记录丢给了狄黎，得意洋洋地炫耀，然后火速买了机票飞了狄黎所在的城市。

狄黎他们的校园开放日长达一周，而于闻抵达的时间，正好是第一天的下午。那时候，狄黎他们的女仆咖啡屋刚刚开业，于闻还赶上了拍照。

狄黎本身就是学校红人，智商高、情商也高，这一反串，围着的人那叫里三圈外三圈，于闻自觉英雄救美把人揽着冲出重围，还没歇口气、整理整理冲锋陷阵的衣服，就给他哥拍了照片嘚瑟。

于是收到照片的秦究和游惑看着照片上两人满是褶皱的衣服，狄黎嘴上花了的口红以及于闻脸侧明显的口红印，双双沉默了一下。

好一会儿后。

秦究：“舅舅知道，又该着急上火了吧？”

游惑：“之前不是提前演练过了，问题不大。”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